

9月24日 | 倫敦市中心與《媽媽咪呀！》

從一座為帝國勝利塑造的廣場，走到戰時音樂、美術館、市場與西區舞台



特拉法加廣場今天看起來像倫敦理所當然的中心，但這個空間其實主要是十九世紀才被重新規劃出來的。

今天開始進入倫敦，和前幾天的鄉間旅程完全不同。沃德斯登、斯托、赫佛、牛津和科茲窩的故事，多半可以從一座莊園、一個家族、一所大學或一種地方材料開始；倫敦卻很難這樣切開。這裡真正有趣的，是不同年代、不同權力和不同生活方式被壓縮在很小的一段路裡。

特拉法加廣場表面上紀念一場海戰，但腳下原本是王室馬廄；國家美術館今天像是城市不可缺少的文化機構，創立時卻只有三十八幅畫，而且還被嘲笑比巴黎羅浮宮寒酸；聖馬田教堂名字裡的「田野」不是浪漫修辭，而是真的記著這裡曾經在倫敦邊緣；柯芬園現在滿是餐廳、精品和街頭表演，三百年前卻是氣味、泥濘、蔬果、酒館與娼妓混在一起的市場；晚上走進的諾維洛劇院，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倫敦大轟炸時都被炸過，卻真的一次又一次讓「演出仍然繼續」。

所以今天的主題不是「倫敦幾個必看景點」。更像是在看一座城市怎麼把王權、帝國、藝術、宗教、商業和娛樂，不斷改造成可以讓一般人走進去的公共生活。最後的《媽媽咪呀！》（MAMMA MIA!）不是額外加上的娛樂，而是這條線最自然的收尾。

第一章 | 在特拉法加廣場之前，這裡先是倫敦與西敏之間的門口

要懂特拉法加廣場，最好先把今天的「倫敦市中心」從腦中拿掉。中世紀的倫敦並不是現在這個連成一片的大都市。真正的 倫敦城（City of London）在東邊，國王、王宮與後來的國會則在西邊的西敏（Westminster）。兩者之間隔著一段尚未完全城市化的土地，而查令（Charing）正好位在這兩個世界之間。

十三世紀末，愛德華一世的妻子 卡斯提爾的埃莉諾（Eleanor of Castile）去世。國王讓她的遺體從林肯運往西敏寺，沿途停靈的地方陸續豎起紀念十字架；查令十字（Charing Cross）是最後一座。原本的十字架後來在十七世紀被拆掉，今天車站前那座華麗的 埃莉諾十字紀念碑（Eleanor Cross）是維多利亞時代重新建造的紀念物，而且位置也不是原址。但「查令十字（Charing Cross）」這個名字從此沒有消失，反而成為倫敦最重要的地理名稱之一。

再往後，這一帶和 白廳宮（Whitehall Palace）的王室生活連在一起。十四到十七世紀，今天廣場的大部分土地是 王室大馬廄（Great Mews），也就是替 白廳宮（Whitehall Palace）服務的大型王室馬廄與院落。換句話說，我們今天看到的公共廣場，原本根本不是給公眾用的，而是王室後勤空間。

這個轉變很值得記住：倫敦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間之一，並不是古代自然留下來的中心，而是十九世紀把王室土地、道路和城市交通重新整理之後，才被「創造」成中心。

先記住一句話

特拉法加廣場不是倫敦自然長出來的心臟，而是十九世紀刻意把「倫敦應該有一個公共中心」這個想法做成了石頭、道路與視線。

第二章 | 約翰·納許 (John Nash) 想做的，不只是一條新路，而是一個「首都應該長什麼樣」的答案



今天的廣場把國家美術館、紀念柱、教堂與通往白廳 (Whitehall) 的道路一起納入視線；這種關係本身就是十九世紀規劃的結果。



國家美術館不是後來隨便找空地塞進來，而是被當成廣場北側最重要的視覺焦點。

1812 年，建築師 約翰·納許 (John Nash) 開始規劃一條從 查令十字 (Charing Cross) 往北連到 波特蘭廣場 (Portland Place) 的新城市軸線。這個計畫後來形成 攝政街 (Regent Street) 一帶，也重新整理了 查令十字 (Charing Cross) 周圍。納許想做的不只是交通改善；倫敦當時已經是世界級首都，卻缺少巴黎那種有秩序、有紀念性、能讓國家展示自己的都市空間。

因此，今天看起來很自然的「廣場+美術館+教堂+紀念碑」，其實是慢慢拼出來的。1830 年，這個地方正式被命名為 特拉法加廣場 (Trafalgar Square)；1832 年國家美術館開始興建；1838 年查爾斯·巴里 (Charles Barry) 再提出整理廣場的方案；1843 年納爾遜紀念柱 (Nelson's Column) 豎起；1845 年噴泉完成；1867 年四隻著名銅獅才到位。

也就是說，我們眼前那個一眼就認得出來的「倫敦畫面」，用了將近半個世紀才湊齊。而且它從一開始就不是普通市民廣場：名字、雕像、建築和道路都在講「國家」。這正是十九世紀首都建設的核心——不只讓城市能運作，也要讓城市看起來像一個強國的首都。

第三章 | 為什麼廣場要叫「特拉法加」？因為一場勝利同時也是納爾遜的死亡

1805 年 10 月 21 日，英國皇家海軍在西班牙外海的 特拉法加 與法國、西班牙聯合艦隊交戰。這場勝利最重要的後果，是拿破崙再也難以挑戰英國在海上的優勢；但英國最著名的海軍英雄 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也在戰鬥中中彈死亡。於是 特拉法加 很快就不只是戰役名稱，而變成英國十九世紀國家記憶裡的一個神話節點：勝利、犧牲、海權與帝國同時綁在一起。

廣場中央的 納爾遜紀念柱（Nelson's Column）到 1843 年才完成，比戰役晚了近四十年。這段時間差很重要，因為它告訴我們，這不是戰後立刻蓋的一座墓碑，而是維多利亞時代回頭整理國家英雄記憶時，刻意把 納爾遜 放進首都正中央。柱子基座的浮雕講他的戰役，四周還出現其他軍人雕像，整座廣場因此像一個十九世紀英國如何想像「國家功勳」的露天教科書。

可是今天站在這裡，也不用只接受那套英雄敘事。特拉法加的海權勝利後來確實支撐英國更大的全球影響力，而帝國帶來的財富與暴力也同時存在。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看這些紀念物，比單純說「納爾遜很偉大」更有意思：它們讓我們看見一個時代選擇把誰放到高處、又希望後人記住什麼。

那個一直換作品的第四基座，正好把問題翻了過來

廣場西北角的 第四基座（Fourth Plinth）原本在 1840 年代就準備放 威廉四世（William IV）的騎馬雕像，但因資金不足長期空著。二十世紀末開始，它反而成為當代公共藝術的平台。於是同一個廣場裡，一邊是固定了近兩百年的帝國英雄，一邊卻不斷換上新的作品，重新問「今天的公共紀念應該長什麼樣？」。這個反差，比任何一座雕像單獨看都更有意思。

第四章 | 這座廣場後來最重要的功能，反而不是紀念勝利，而是讓人公開反對權力

特拉法加廣場後來變成倫敦最重要的集會與示威空間之一。這件事其實很有反差：一個原本用來展示國家秩序、海軍勝利和帝國自信的廣場，最後也成了人們站出來批評政府、要求改革、紀念事件或表達政治立場的地方。

十九世紀後期開始，這裡就頻繁出現政治集會。到了現代，反戰、工會、種族平等、氣候、選舉、宗教與國際議題的示威仍然會在這裡發生。倫敦市政府（London City Hall）今天甚至直接把這種功能稱為廣場的「國家民主與抗議」傳統。

因此，真正站在廣場中央時，可以同時看到兩個英國：頭頂是 納爾遜 和軍事紀念，腳下則是一塊任何人都可能來發聲的公共地面。這不是矛盾被解決了，而是矛盾被保留下來。也正因如此，特拉法加廣場比「倫敦明信片背景」有意思得多。

到現場可以注意

別只看 納爾遜紀念柱（Nelson's Column）。轉一圈看看三座舊雕像、第四基座、國家美術館和 聖馬田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再看看人怎麼使用廣場。這裡真正的主角其實是「誰有權佔據公共空間」。

第五章 | 聖馬田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名字裡的「田野」，真的曾經是田野



1726 年完成的 聖馬田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今天被城市完全包圍，但它的名字仍保留了這裡曾在倫敦外圍的記憶。

這座教堂最容易被忽略，因為它正好站在國家美術館與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旁邊，看起來像城市構圖裡的一個優雅配角。但它其實比廣場本身老得多。官方歷史最早可追到 1222 年；那時這裡真的還在 西敏（Westminster）之外的田地中，因此才有「在田野中」（in-the-Fields）這個名字。

十六世紀又出現一段很有亨利八世風格的故事。約 1542 年，亨利八世（Henry VIII）在這裡重建教堂並擴大教區邊界，其中一個實際原因，是避免疫病死者的葬禮隊伍經過他的 白廳宮（Whitehall Palace）。這件事很能把抽象的都鐸王朝拉回現實：國王的宮殿、疾病、教區邊界、城市人口，全都真的會改變一座教堂的位置與功能。

到了十八世紀，舊教堂已不敷使用，詹姆斯·吉布斯（James Gibbs）設計了今天看到的建築，1726 年完成。它把古典神殿式柱廊和高尖塔組在一起，後來影響英語世界大量教堂設計。2026 年我們去的時候，剛好就是現存建築落成三百周年。

第六章 | 一座教堂如何從「王宮附近的教區教堂」，變成倫敦最會向外開門的教堂之一

如果 聖馬田教堂 的故事只停在建築史，就會錯過它最有個性的部分。二十世紀初，牧師 迪克·謝潑德（Dick Sheppard）把這裡推向更強烈的公共角色。他強調教堂應該向所有人開放，形成後來很有名的「永遠敞開大門的教堂」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教堂對無家者與邊緣群體的工作逐步擴大；後來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宗教廣播、聖誕募款與社會服務也都和這裡緊密連結。

聖馬田教堂 自己的資料甚至列出一串很驚人的現代史：英國第一次宗教廣播從這裡發出；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構想在這裡萌生；住房慈善組織（Shelter）與《大誌》（The Big Issue）都曾在教堂台階上啟動。這些事情和十八世紀建築本身沒有直接關係，卻讓「教堂在城市中心應該做什麼」這個問題，一直被重新回答。

音樂也是同一條線。1958 年，內維爾·馬里納（Neville Marriner）在這裡創立 聖馬田室內樂團（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室內樂團。於是這座教堂同時有禮拜、慈善、政治良知與音樂。它並不是把「歷史建築」保存起來供人遠觀，而是一直讓建築被新的公共用途重新使用。

這也是為什麼它放在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旁邊特別有意思：廣場用紀念柱講國家權力，教堂卻用敞開大門講另一種公共價值。兩者距離不到幾十步。

2026 年的特殊感

我們去的這一年正好是現存教堂落成 300 周年。知道這一點之後，看它不只是「一座老教堂」，而像是三百年來一直在調整自己角色的一個城市機構。

第七章 | 國家美術館其實成立得很晚，而且一開始有點寒酸



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1838 年才搬進今天的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建築。它並不是王室宮殿改成的博物館，而是國會刻意建立的公共收藏。

如果去過巴黎羅浮宮，很容易以為歐洲大國的國家美術館本來就應該很早存在。但英國 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到 1824 年才正式成立，而且起點只有銀行家 約翰·朱利葉斯·安格斯坦（John Julius Angerstein）的 38 幅畫。國會花了 £57,000 買下這批私人收藏，目的很清楚：建立一套供「所有人享受與教育」的國家收藏。

問題是，剛成立時根本沒有像樣的館舍。那些畫先掛在 安格斯坦（Angerstein）位於 蓓爾美爾街（Pall Mall）的私人住宅裡，空間狹小，甚至被媒體拿來和巴黎 羅浮宮（Louvre）比較，嘲笑英國這個世界強權的「國家美術館」竟然像一棟擠滿畫的房子。

1831 年國會終於決定在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蓋新館，理由之一就是這裡被視為倫敦的中心。威廉·威爾金斯（William Wilkins）設計的館舍 1838 年開放。這個選址其實帶著一種很民主化的理想：國家收藏不應躲在王宮或富人區，而應放在城市交通容易到達的位置。

所以 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最重要的歷史，不只是「館藏很多名畫」。它代表十九世紀英國逐漸形成的一種觀念：藝術不該只屬於王室與私人收藏家，而是可以成為公共財。

第八章 | 如果不想在美術館裡看累，只抓三幅畫，就能把前幾天的旅程也接進來

《大使們》（The Ambassadors）：1533 年，安妮·博林成為王后的同一年

霍爾拜因（Holbein）的《大使們》（The Ambassadors）畫於 1533 年，畫的是法國外交官 尚·德·丹特維爾（Jean de Dinteville）與 喬治·德·塞爾夫（Georges de Selve）。這個年份剛好和前幾天赫佛、牛津一直追著走的故事重疊：亨利八世與安妮·博林的婚姻、英格蘭與羅馬決裂、歐洲宗教秩序正在震動。畫裡滿是地球儀、書、樂器與科學器材，表面像兩個受過高等教育、掌握世界的男人；但地面卻橫著一個只有從斜角才看得清楚的骷髏。權力、知識與死亡被放在同一幅畫裡。

《戰艦無畏號》（The Fighting Temeraire）：從廣場上的特拉法加，回到一艘真的參戰軍艦

透納（Turner）1839 年畫的《戰艦無畏號》（The Fighting Temeraire），主角是一艘在 1805 年 特拉法加 海戰中參戰的戰艦。三十多年後，老船被賣去拆解，必須由蒸汽拖船拖上泰晤士河。透納（Turner）故意把夕陽、白色幽靈般的舊帆船和黑煙滾滾的小拖船放在一起，讓它變成一幅關於「舊世界正在退場，新工業時代正在進來」的畫。剛看完 納爾遜紀念柱（Nelson's Column）再看它，特拉法加就突然不再只是一個廣場名字。

《阿諾菲尼夫婦像》（The Arnolfini Portrait）：一間小房間，為什麼五百多年後還讓人一直猜？

范艾克（Van Eyck）1434 年的《阿諾菲尼夫婦像》（The Arnolfini Portrait）最迷人的地方，是每個細節看起來都像有意義：凸面鏡、鞋子、狗、吊燈、床、手勢。到底是婚姻、訂婚、紀念，還是別的社會儀式，至今仍有不同解讀。它很適合提醒自己：看畫不一定是找「標準答案」，而是學著問「為什麼畫家把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第九章 | 有一幅最有名的畫，2026 年 9 月反而不用找：梵谷（Van Gogh）的《向日葵》（Sunflowers）正在美國

如果有人進 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第一個就想找 梵谷（Van Gogh） 的《向日葵》（Sunflowers），這次要先知道一件很實際的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的官方作品紀錄顯示，倫敦這一版本在 2026 年 6 月 6 日到 10 月 11 日借到 費城藝術博物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參加「梵谷《向日葵：藍與黃的交響曲》」展覽。9 月 24 日我們人在倫敦時，它不會在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

這其實也很適合拿來理解「國家收藏」並不是永遠固定掛在原地。重要作品會研究、修復、借展，和其他博物館重新組合出不同的故事。美術館不是一座永遠不動的倉庫，而是一套持續運作的國際文化網絡。

所以這次與其花時間尋找《向日葵》（Sunflowers），反而更值得把注意力放到和我們旅程真正有連結的作品：《大使們》（The Ambassadors）把我們拉回 都鐸（Tudor）宗教政治；《戰艦無畏號》（The Fighting Temeraire）則把腳下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 的名字重新變成一艘船、一場戰爭和一個工業時代的轉換。

這樣看反而比較輕鬆

不需要把 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當成必須「看完」的美術館。選兩三幅有故事連結的畫，好好站在前面看幾分鐘，通常比一路追名畫清單更容易留下記憶。

第十章 | 二戰時，畫全部搬走了，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卻反而變成倫敦人更需要的地方



戰時邁拉·赫斯（Myra Hess）午間音樂會的排隊人潮。畫作已撤離，空蕩的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卻因音樂重新變成人們聚集的地方。

1939 年戰爭爆發後，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的畫作迅速撤離倫敦。最後大部分收藏被送到威爾斯的馬諾德板岩採石場（Manod slate quarry），藏進山腹中的採石場，以避開德軍轟炸。館長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後來形容，畫全拿走之後，只剩空畫框掛在牆上，讓空房間顯得更空。

就在這個時候，鋼琴家邁拉·赫斯（Myra Hess）提出一個非常大膽的想法：既然畫不能留在倫敦，為什麼不把空美術館拿來辦午間音樂會？於是從 1939 年開始，人在空襲、停電與不確定性中，仍然可以中午走進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聽音樂。

這些音樂會後來成為戰時倫敦最著名的文化故事之一。美術館本身也遭到炸彈擊中，但活動仍持續。甚至後來還出現「每月一畫」（Picture of the Month）——每次從安全儲藏地送回一幅畫，讓倫敦人至少能看見一件真正的館藏。

這個故事會改變我們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的方式。它的公共性不是只寫在 1824 年的成立理念裡；一百多年後，在城市最危險的時候，人們真的把一座沒有畫的美術館繼續當成公共文化空間使用。

第十一章 | 從 特拉法加廣場 (Trafalgar Square) 往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走，其實是在走一條比兩邊景點都更老的路

今天從 特拉法加廣場 (Trafalgar Square) 往東走到 柯芬園 (Covent Garden)，會經過 河岸街 (Strand) 一帶。現在它像一條繁忙商業街，但它的歷史角色非常單純也非常重要：它就是 倫敦城 (City of London) 和 西敏 (Westminster) 之間的主要連接線。

十二、十三世紀時，河岸街 (Strand) 南側沿泰晤士河排列著貴族與主教的大宅，房子面向河，後方花園一路伸到水邊。薩伏伊宮 (Savoy Palace)、薩默塞特宮 (Somerset House) 一帶，都來自這個「有權勢的人要住在國王與金融城市之間」的地理邏輯。今天的街名、建築和飯店，看似混雜，其實是在一條很古老的權力走廊上層層重建。

十九世紀 維多利亞堤岸 (Victoria Embankment) 還沒出現以前，泰晤士河比今天更靠近 河岸街 (Strand)。1860 年代 約瑟夫·巴澤爾傑特 (Joseph Bazalgette) 的 堤岸 工程不只把污水系統、道路和地下鐵塞進新的河岸工程裡，也把倫敦真正的水岸往外推。於是我們今天走 河岸街 (Strand)，很難再感覺它原本是一條貼著河的街。

知道這一點之後，從 特拉法加廣場 (Trafalgar Square) 走向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就不再只是「從一個景點走到下一個景點」。我們其實是在沿著倫敦幾百年來連接政治權力和商業城市的脊椎往東走。

第十二章 |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一開始不是市場，而是 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修道院的菜園



今天的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市場建築 (Market Building) 是十九世紀的正式市場建築；但這裡的市場活動其實早在十七世紀就已經把廣場佔滿。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這個名字不是「盟約」 (Covenant) 也不是什麼浪漫花園名詞，它來自 修道院園地，也就是修道院的園地。這片土地原本屬於 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的本篤會修士 (Benedictine monks)，長畝街 (Long Acre) 這個附近街名也保留了當年園地尺度的記憶。

宗教改革解散修道院之後，土地進入世俗貴族手中。十七世紀，貝德福德 (Bedford) 家族決定把這裡開發成高級住宅區，找來剛從義大利帶回古典建築觀念的 伊尼戈·瓊斯 (Inigo Jones)。1630 年代形成的 廣場 (Piazza)，是倫敦最早有意模仿義大利廣場的都市設計之一；西側的 聖保羅教堂 (St Paul's Church) 也成為整體構圖的一部分。

理想很漂亮：有秩序的廣場、整齊住宅、古典建築，一個適合上流階層的新社區。但倫敦很快就把這個理想弄得比較真實。市場攤販開始進來，1654 年已經有「柯芬園的新市場」的文字紀錄。到了 1667 年，地方官員甚至已經在抱怨市場製造的「嚴重髒亂」。

這個轉折就是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最有趣的起點：一個貴族想做成義大利式高級廣場的地方，很快被蔬果、垃圾、工人、買家與日常生活佔領。城市真正的生命，直接推翻了建築師的純潔構圖。

第十三章 | 十八世紀的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並不優雅：它又臭、又吵、又色情，但也非常有生命

1670 年，貝德福德 (Bedford) 家族取得正式市場特許，允許廣場販售水果、花、根莖與香草，也讓地主可以向攤販收費。市場價值很快上升：官方歷史資料記錄，經營權租金從 1670 年的一年 £5，到了 1798 年已經升到 £2,500。這不是小型社區市集，而是變成真正賺錢的城市基礎設施。

但繁榮也讓周邊環境越來越混亂。十八世紀居民抱怨噪音、惡臭、堵塞道路、非法賣酒和「擾亂秩序的人群」。附近酒館、劇院與妓院交織，柯芬園 (Covent Garden) 甚至一度成為倫敦性交易最著名的區域之一。今天那種乾淨、漂亮、適合喝咖啡的廣場 (Piazza)，如果直接搬一個十八世紀人過來，他大概會覺得完全不是同一個地方。

而且娛樂和市場幾乎從一開始就長在一起。山繆·佩皮斯 (Samuel Pepys) 的日記記錄，1662 年他在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看到了早期 潘趣與茱蒂木偶戲 (Punch and Judy) 木偶戲；德魯里巷 (Drury Lane) 的 皇家劇院 (Theatre Royal) 在 1663 年開場；後來 柯芬園劇院 (Covent Garden Theatre) (今天 皇家歌劇院 (Royal Opera House) 的前身) 也在 1732 年加入。

所以今天看到街頭表演者時，不必把它當成觀光區後來才加上的氣氛。這一帶幾百年來本來就一直把交易、喝酒、看戲、音樂、表演和人群混在一起。柯芬園 (Covent Garden) 的「熱鬧」其實比現在那些精品店老得多。

第十四章 | 1830 年的市場建築，是一次把「混亂」重新包進理性建築的嘗試



查爾斯·福勒（Charles Fowler）1830 年完成的市場建築，設計重點不是浪漫，而是讓大量攤販、貨物與租金管理變得更有效率。

到了十九世紀初，露天攤販和臨時棚架已經把廣場（Piazza）塞得太亂。第六代 貝德福德（Bedford）公爵推動法案，決定拆掉雜亂攤位，建一座真正能管理市場的建築。建築師 查爾斯·福勒（Charles Fowler）設計的新市場 1830 年開放。

今天我們覺得它很漂亮，但當時它最受注意的反而是「功能性」。福勒沒有刻意把市場做成哥德古堡或豪華宮殿，而是讓動線、攤位、結構和租金管理更有效率。十九世紀評論甚至稱讚它屬於「理性學派」（School of Reason）——建築應該先清楚表現自己的用途。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柯芬園（Covent Garden）的美和前幾天看到的莊園完全不同。沃德斯登的建築在創造一個私人收藏家的夢；斯托（Stowe）的景觀在表達政治寓意；柯芬園（Covent Garden）的核心建築卻是一台商業機器。它之所以成為美景，是因為這台機器後來失去原本用途，才被我們重新用「歷史建築」的眼睛看。

第十五章 | 1974 年市場搬走後，柯芬園（Covent Garden）差一點不是「被保存」，而是被重建掉

到了二十世紀，貨車、批發交易和交通量已經讓中央倫敦無法繼續承受大型果菜市場。1974 年，批發市場正式搬到 九榆樹（Nine Elms）的 新柯芬園市場（New Covent Garden Market）。按很多城市更新計畫的邏輯，舊市場失去功能之後，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大拆大建。

當時確實出現大規模重建構想，但居民與保存團體強烈反對。西敏（Westminster）的保存資料明確記錄，拆除與再開發計畫在 1970 年代被地方運動阻止。最後，大量歷史建築被保留，市場建築經過整修，1980 年重新開放成為特色購物與休閒空間。

這段歷史很值得和前幾天科茲窩的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放在一起想。保存並不表示「一棟老建築自然活得夠久」。很多今天看起來理所當然應該留下來的地方，曾經都有人認真提議拆掉。它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某一代人決定舊城市不應該全部讓位給效率與開發。

所以今天在 柯芬園（Covent Garden）買東西、喝咖啡、看表演時，其實是在使用一個被「重新發明」的市場。它不再是倫敦蔬果物流中心，但仍保留市場的空間、名字、人群與交易感。這不是原封不動的歷史，而是一種成功的再利用。

最值得看的不是店名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建築如何還在工作：原本裝貨、擺攤、收租的空間，現在改成餐廳、商店和表演場地。功能完全變了，但「人來這裡聚集和交換東西」這件事其實沒有消失。

第十六章 | 走向西區劇院，其實是在進入一個從王政復辟後就沒有停止演戲的城市區域

倫敦劇院史和 柯芬園（Covent Garden）幾乎分不開。英國內戰與清教徒時期，公開劇院一度被關閉；1660 年 查理二世（Charles II）王政復辟後，戲劇重新合法，新的專利劇院很快出現。德魯里巷（Drury Lane）的 皇家劇院（Theatre Royal）從 1663 年開始運作，柯芬園劇院（Covent Garden Theatre）則在 1732 年加入。

這讓「西區（West End）」和一般購物區很不一樣。很多城市的劇院只是散落的娛樂設施；倫敦卻在幾百年裡形成一整個 劇院區（Theatreland）。劇院、餐廳、酒館、演員住所、印刷廣告、服裝與舞台工業互相依賴，最後讓晚上「去看戲」變成倫敦城市生活的一種固定節奏。

也因此，從 柯芬園（Covent Garden）往 諾維洛劇院（Novello Theatre）走，並不是從市場區突然跳到一個孤立劇院。其實兩邊本來就是同一個娛樂地理的一部分：白天有人來交易，晚上有人來看戲；街頭表演、劇院、酒館與市場幾百年來一直在爭同一批人群的注意力。

第十七章 | 諾維洛劇院（Novello Theatre）：這棟看似優雅的劇院，兩次世界大戰都真的被炸過



今天的諾維洛劇院（Novello Theatre）1905年以華爾道夫劇院（Waldorf Theatre）之名開幕，是奧德維奇（Aldwych）大改造的一部分；外表華麗，歷史卻一點也不平靜。

諾維洛劇院（Novello Theatre）由劇院建築師斯普拉格（W. G. R. Sprague）設計，1905年開幕，當時叫華爾道夫劇院（Waldorf Theatre）。它和對面的奧德維奇劇院（Aldwych Theatre）被設計成一對，夾著華爾道夫飯店（Waldorf Hotel），屬於二十世紀初奧德維奇—金斯威（Aldwych-Kingsway）大規模都市更新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連今晚坐進去的劇院，本身也是倫敦「把舊街區重新做成現代首都」的一段歷史。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齊柏林飛船（Zeppelin）空襲河岸街（Strand），劇院入口遭炸彈破壞。當晚演的是《紅花俠》（The Scarlet Pimpernel），演員弗雷德·泰瑞（Fred Terry）安撫觀眾，演出仍繼續。1940年倫敦大轟炸（Blitz）期間劇院又被炸；官方劇院史記錄，演員甚至踩過瓦礫進場，繼續演中午場莎士比亞（Shakespeare）。

1920年代，演員、作曲家艾弗·諾維洛（Ivor Novello）長期住在劇院上方的公寓。他後來成為英國二十世紀上半葉非常著名的舞台人物，劇院最終在2005年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

知道這些之後，「演出必須繼續」就不再只是劇場圈一句浪漫口號。這棟樓真的在空襲和碎石裡把演出繼續下去。今晚進場時，抬頭看看門廳、樓梯和觀眾席，那些華麗裝飾其實看過比我們想像多得多的倫敦。

第十八章 | 《媽媽咪呀！》（MAMMA MIA!） 最厲害的地方，不是把 阿巴合唱團（ABBA） 搬上舞台，而是它堅持「這不是 阿巴合唱團 （ABBA） 的故事」

《媽媽咪呀！》（MAMMA MIA!）的起點不是先有劇情，而是 製作人茱蒂·克雷默（Judy Craymer）聽見 阿巴合唱團（ABBA）歌曲裡的戲劇潛力。她早期和 班尼·安德森（Benny Andersson）、比約恩·奧瓦爾斯（Björn Ulvaeus）接觸時就很清楚：她不要做 阿巴合唱團（ABBA）傳記，也不是 致敬演出，而是要把既有歌曲放進一個全新的原創故事。

這個想法其實比看起來困難。最容易的做法，是先選大家熟悉的歌，再硬把劇情塞進歌詞。但 克雷默 反過來要求 編劇凱瑟琳·強森（Catherine Johnson）：歌詞不能改，故事必須自己找到一種方式，讓那些原本完全獨立創作的歌曲突然像人物本來就應該唱出來的話。

強森注意到 阿巴合唱團（ABBA）歌曲裡有兩種不同年齡的情緒：一邊是比較年輕、淘氣、戀愛中的歌，另一邊是經歷過關係、分離與成熟後的歌。於是故事最後變成母女兩代同時面對愛情、身份與過去的喜劇。導演菲莉達·洛伊德（Phyllida Lloyd）加入後，克雷默、強森、洛伊德三位女性成為作品核心創作力量；對九十年代大型商業音樂劇而言，這樣的組合本身也很少見。

所以今晚如果覺得某一首熟悉的 阿巴合唱團（ABBA）歌忽然像專門為劇情寫的一樣，那正是這齣戲真正的技術。它不是靠歌曲知名度把觀眾哄開心，而是成功讓舊歌獲得新的角色與情境。

第十九章 | 1999 年第一批觀眾站起來跳舞時，沒有人知道它會變成二十多年後還在倫敦演的作品



《媽媽咪呀！》（MAMMA MIA!）2012 年搬進 諾維洛劇院（Novello Theatre）。到了我們 2026 年來看時，倫敦原版製作已走過超過四分之一世紀。

1999 年 3 月 23 日，《媽媽咪呀！》（MAMMA MIA!）第一次面對付費觀眾試演。茱蒂·克雷默（Judy Craymer）後來回憶，團隊完全不知道觀眾會怎麼反應；結果觀眾很快站起來唱、跳。正式開幕則選在 4 月 6 日——剛好是阿巴合唱團（ABBA）1974 年在布萊頓（Brighton）以〈滑鐵盧〉（Waterloo）贏得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的二十五周年。

倫敦製作最初在 愛德華王子劇院（Prince Edward Theatre）上演，2004 年搬到 威爾斯親王劇院（Prince of Wales Theatre），2012 年再搬到 諾維洛劇院（Novello Theatre），一直延續至今。這種壽命在劇院世界很驚人，因為每晚都必須重新把同一齣戲演給新的觀眾，而且還得讓人覺得有生命。

更有意思的是，這齣戲的成功後來又回到流行文化本身。2008 年電影版由原本的克雷默、強森和洛伊德繼續主導，把舞台作品再推到全球大眾面前。很多今天進劇院的人，甚至是先認識電影，再回頭看舞台。

因此今晚坐下來時，我們看的不只是「阿巴合唱團（ABBA）音樂劇」。我們其實是在加入一個從 1999 年開始、每天晚上都重新發生一次的倫敦儀式：一批陌生人一起坐進老劇院，在熟悉的歌裡變成同一群觀眾。

最後 | 到了現場，今天可以怎麼「讀」這條路？



特拉法加廣場



聖馬田教堂 (St Martin-in-the-Fields)



柯芬園 (Covent Garden)



諾維洛劇院 (Novello Theatre)

到 特拉法加廣場 (Trafalgar Square) 時，先不要急著把鏡頭只對準納爾遜。先想像腳下曾是 白廳宮 (Whitehall Palace) 的王室馬廄，再看十九世紀如何把這裡清空、命名、放上國家美術館、紀念柱與噴泉。你看到的不是一個古老廣場，而是一個被創造成「國家中心」的空間。

走到 聖馬田教堂 時，記得它比廣場老得多。名字裡的「田野」是這座城市曾經更小的證據；1726 年的外殼，今年正好三百歲，而二十世紀之後它又把自己變成音樂、廣播、無家者服務和社會運動的基地。

進 國家美術館 (National Gallery) 時，不必追所有名畫。《大使們》(The Ambassadors) 和前幾天 都鐸 (Tudor) 故事相連；《戰艦無畏號》(The Fighting Temeraire) 把 特拉法加 從廣場名字變回一艘真的老軍艦。更重要的是，記住二戰時畫全搬走後，倫敦人仍然排隊進空美術館聽 邁拉・赫斯 (Myra Hess) 彈琴。

到了 柯芬園 (Covent Garden)，看見漂亮市場建築時，可以把十八世紀的泥、蔬果、酒、妓院和劇院人群一起放回畫面；晚上進諾維洛劇院，則記得這棟劇院曾在兩場世界大戰被炸過。最後燈暗下來，《媽媽咪呀！》(MAMMA MIA!) 開始，今天一路看見的其實都是同一件事：倫敦最擅長的不是保存過去，而是把過去一次又一次變成仍然有人使用的現在。

主要資料來源

- 倫敦市政府（London City Hall）：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歷史年表、王室大馬廄（Great Mews）、約翰·納許（John Nash）、納爾遜紀念柱（Nelson's Column）、噴泉、第四基座（Fourth Plinth），以及廣場作為民主集會與示威空間的角色。
- 西敏市議會（Westminster City Council）：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薩伏伊（Savoy）／河岸街（Strand）與柯芬園（Covent Garden）保存區歷史；包括 河岸街（Strand）作為倫敦城（City of London）與西敏（Westminster）之間的古老連接線，以及 1970 年代柯芬園（Covent Garden）保存運動。
- 聖馬田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官方歷史：1222 年早期教堂、亨利八世（Henry VIII）約 1542 年重建、詹姆斯·吉布斯（James Gibbs）1726 年現存建築、迪克·謝潑德（Dick Sheppard）的「永遠敞開大門」傳統、音樂與社會服務，以及 2026 年三百周年。
- 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官方歷史與作品資料：1824 年以安格斯坦（Angerstein）38 幅畫建立國家收藏、1838 年遷入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二戰撤藏至 馬諾德採石場（Manod quarry）、邁拉·赫斯（Myra Hess）午間音樂會，以及《大使們》（The Ambassadors）《戰艦無畏號》（The Fighting Temeraire）《阿諾菲尼夫婦像》（The Arnolfini Portrait）《向日葵》（Sunflowers）的館藏資料。
- 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2026 借展資料：倫敦版《向日葵》（Sunflowers）於 2026 年 6 月 6 日至 10 月 11 日借展 費城藝術博物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因此 9 月 24 日不在倫敦展出。
- 柯芬園（Covent Garden）官方歷史：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園地、伊尼戈·瓊斯（Inigo Jones）廣場（Piazza）、1654 年市場文字紀錄、1670 年市場特許、十八世紀市場問題、查爾斯·福勒（Charles Fowler）1830 年市場建築，以及現代再利用。
- 英格蘭歷史遺產機構（Historic England）與 德爾豐特·麥金塔劇院集團（Delfont Mackintosh Theatres）：諾維洛劇院（Novello Theatre）1905 年建築、斯普拉格（W. G. R. Sprague）、奧德維奇一金斯威（Aldwych-Kingsway）開發、1915 齊柏林飛船（Zeppelin）空襲、1940 倫敦大轟炸（Blitz）、艾弗·諾維洛（Ivor Novello）與劇院歷史。
- 《媽媽咪呀！》（MAMMA MIA!）官方歷史：茱蒂·克雷默（Judy Craymer）的原始構想、凱瑟琳·強森（Catherine Johnson）與菲莉達·洛伊德（Phyllida Lloyd）的創作、1999 年倫敦首演、2012 年遷至 諾維洛劇院（Novello Theatre），以及舞台作品與電影版的發展。

圖片以 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聖馬田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柯芬園（Covent Garden）、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戰時檔案與 諾維洛劇院（Novello Theatre）的公開網頁圖像為主，僅作本次家族旅行的行前閱讀輔助。所有圖片皆以完整比例嵌入，不裁切原始畫面，並先縮小壓縮以保持手機閱讀與傳送方便。